

◇ 水洞内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下午风才起，越刮越大，越刮越大。早早的天就暗下来。天地相交之处，涌出一个一个浪头，越跑越快，明明是上坡，却仿佛是下坡，仿佛拥有加速度。

起始是一个小圆点。渐渐地，变成几十米宽，几百米宽，再拓为几公里，几十公里，上百公里……浪头的两端好像安着抽拉器，跑得越快，两边外抽的幅度越大。

越来越厚。亚赛滚雪球，由薄薄的一小片，迅速滚成联排的装甲车，整齐地、坚不可摧地朝前推动。

越来越高，需仰头才见。浪上还有浪，不知顶端在哪里，更无法用具体的尺、米、丈来表述。

海浪似带着表情，上接天，下连地，墙一般，远远地，走到中间便绷不住了，轰然倒塌。前面的刚刚打散，后面的墙又跟上，继续向此岸滚来。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前赴后继。

伴随着这滔天巨浪的，是风声。远处的如架子鼓。近处的如乱吉他。再近处的，如歌手的清唱。他抻着脖子，仰头向天，那声音从脚跟发起，在丹田助跑，由喉咙里一跃而出，清越，嘈杂，沉闷，凶狠。这些声音各自独立

那阵子，办公室掀起了书法热，我自诩有童子功。看到桌上有一本曾经临过的“九成宫”字帖，我迫不及待地拿起笔墨纸砚。但毕竟十来年没摸过毛笔了，我能记得运笔的一二三，笔却不听使唤。那天，和同事聊起了小时候的老师是书法名家毛节民，我问：“能想办法帮忙找到毛老师吗？”没过几天，我就如愿，我的书法再深造也由此开始。

小时候是被爸妈逼着练书法，现在，我是自己真的想把字练好。我风雨无阻，几乎每周都坚持去上课。老师常对我说，书法是磨时间的艺术。我听懂了潜台词，回家得认真写作业。我给自己下了个“死命令”，尽量每天抽时间写三张作业，也就是108个字；完成21张作业后，才能去上课。书法不就是一门慢慢来的艺术嘛，真正的有所成，都是只能慢慢来的。时间花在哪里，收获也一定会在哪里。这七八年，我从楷书练到行书，后来又接触了隶书和篆书，临完了一本又一本字帖。我也终于敢在每年新春来临

胡大海，自在武科场巧摆神牛阵，枪挑老太师，吓跑朱亮祖，杀过卢沟桥，与朱元璋、常遇春他们一路跌跌撞撞南行，突遇瓢泼大雨，便分道扬镳。途中遇到霍山王侯振山。这霍山王一心想拜胡大海为师。

可胡大海一到教武艺的时候，就指花扯蕊，不愿意把真本领掏出来。没办法，霍山王就推荐胡大海当了丰县的县令。

胡大海上班审理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周武偷牛。得知周武家有老娘，病人膏肓，因穷偷牛，牛未偷到，便被人抓住送到官衙。那胡大海自幼穷苦出生，特别理解周武处境。只见他把惊堂木拍得震天价响，当即判道：周武无罪释放，并发放十两银子。

满堂衙役见他如此判决，个个面面相觑。一个偷牛贼，不仅无罪，还赏银放还。可他是县官，他人无奈他何。

接着，衙役们又带上一个罪犯，来人也姓胡。胡大海问是什么案子？来人说是“花案”。原来这胡姓人有个结拜大哥，他见嫂子长得花容月貌，便常

想象中的伶仃洋

又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。仔细听，似乎可以分清这个和那个；恍惚地听，它也恍惚起来。

如果没有这些声音，巨浪再大再膨胀，也像默片一样形成不了压力。如今风和浪结合在一起，你架着我，我踩着您，跟头把式地滚做一团。它们脱离地面，冲向天空，再从天空砸下来，毫不计后果，巨兽一样，在有限的空间里上蹿下跳。

海浪只是浮于水面的表象，整个大海都掀动起来。鲸鱼、鲨鱼、带鱼，大鱼小鱼、虾米海龟，全都惊慌失措，竭力向海底钻，避开跟海浪的共振。它们仰着头，不知上面发生了什么，偶尔交头接耳，借以消解紧张。胆小的继续下沉，直至呼吸困难。明明常年生活在水下五六米处，下沉至水下二十米、三十米，就相当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在那完全陌生的领域，它们身体发抖，严重不适，而来自上面的动荡追击着它们，不得不继续下沉。偶尔有一只（条）上不来气，痛苦不堪，拼命

走在坚持的道路上

前，图个热闹，给朋友们写点春联。

前不久，我很认真地问老师，能不能教我篆刻。老师直言：“篆刻很辛苦，章至少得刻100方才会有点感觉……”难和苦我可不怕。但刚开始学，我确实遭遇了一道难题：磨石头。

前几日，刻“文采风流”章，我刻了三遍，在一块石头上反复刻了三遍，意味着被磨掉了两遍。第一次刻这四字，我把“采”的爪子头刻得太大了，拍了印花发给老师看。老师回复，修改的余地都没了，我只能磨了重起炉灶。这一磨就磨出个难题：我磨不平章面，第一次磨，就磨斜了，好一番横看竖看才磨平。

第二次动手，我学乖了，写完印稿，先发给老师看，印稿过关再刻。可对我这个篆刻小白而言，写是一回事，刻又是另一回事，刀不听我的话。刻

上浮，结果被浪头裹挟着喷出海面几十米高。那一两条小鱼小龟像一颗米粒，在空中一闪，不知落到哪里去了。这个彻底眩晕的家伙，即使侥幸苏醒过来，也再找不到原来的族群，只能在广阔的海上孤独终老。

一直到傍晚，风声、激浪拍打声、偶尔其他莫名其妙的声音中，忽然出现了一条船。是的，那是一条船。在浪尖上晃荡，跌落，跃出，再消失。它比那些鱼虾要大一些，但完全没有自主性，浪和风催它，摇它，砸它，掀它，它一直没有翻过去，桅杆居然也没有折断。暴雨像鞭子一样，啪啪抽打着，惊雷追赶着闪电，一闪，照出船头站着一个人，再一闪，照出了他的身形，古装，方巾，清瘦愁苦的面容。巨大的浪打在他身上，衣服没湿；那么大的风，他站得很稳。他和船粘在了一起，沉沉浮浮，仿佛是神。他内心的坚定，让这宇宙间的巨大震怒都动他不得。

这是想象中的伶仃洋。而今我就住在伶仃洋旁边，每日所见，平静、明亮。但想象中的伶仃洋在我脑子里出现过无数次，每次都增加一些细节。

完，把印花发给老师看，这次的评语是，字的宽度不对，且线条刻得太粗，依旧没有修整的余地。唉，那就只能继续磨了再刻。

夜深人静，我把砂纸放在玻璃板上，磨啊磨石头。可我不仅把章面磨斜了，还磨得四角略低，平放在玻璃板上的石头居然在晃，磨石头，就把我的脾气磨得精光。后来，还是在老师的帮助和再加工下，才搞定了“文采风流”印。学习书法篆刻需要每日精进，更需要耐心。

我很喜欢小林的一幅漫画，“最好的贵人，就是拼命努力的自己。”前几天，我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，老师也对我们一众家长说：“你们点滴努力的样子，孩子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更会日常模仿。”

功非一日之成，勤非一时之恒，那些非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技能，是我在“夜大”努力的目标，我也希望自己能一直坚持下去，在这条坚持的道路上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生活不会辜负一个一直在努力的人。

神断胡大海

到大哥家，一来二去便串搭成奸。他们约好在饭菜里下毒毒死大哥。谁知东窗事发，被大哥扭送到官衙，已被判监押六年。胡大海一听，把脸一沉：“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当对方把头靠过来，胡大海拿起一把斧子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那胡姓罪犯的脑袋应声落地。衙役们一见大惊失色。都说杀人未遂，罪不至死。可胡大海轻描淡写地说，这是人渣，留着无用。

本来这牢狱人满为患。可胡大海三下五除二，不管什么法律条文，也不用刽子手，凭良心凭感觉，该判的判，该放的放，该杀的杀，牢房里一下子空荡荡的，人也轻松起来。公差们突然觉得无事可干。于是，胡大海发明一个新玩法：内部断案。他们研究来研究去，研究出一个问题，太阳离我们是早上近还是中午近。有的说早上看太阳大，所以早上近；有的说中午热，所

以中午近。那个年代的胡大海怎么能搞清这么高深的学问，后来不了了之。

清闲了半年。有一天，突然来了个女子，还带了个四五岁的小孩。只听女子哭诉道：我叫李月娥，有个叫侯奎的人想霸占她，还把她的丈夫活活打死了。我到处申冤，三年多了，但无人受理。

胡大海一听是侯奎，头皮有点发麻。那侯奎可是霍山王侯振山的大儿子，这县令还是霍山王给的。胡大海问侯奎，这女子说的可是事实。那侯奎有恃无恐，心中坦然，竟说：因为她长得太美了。胡大海犹豫了一会儿，叫侯奎附耳过来，然后拿起板斧“咔嚓”一下，侯奎还没反应过来，已是人头落地。同时，发给李月娥白银五十两。

包公断案，断的是正义；狄仁杰断案，断的是明察秋毫；宋慈断案，断的是证据；而胡大海断案，断的是感觉。当然，这感觉无不散发着正义之气，跃动着一个个正直者的灵魂。

等到霍山王来追究，胡大海已溜之大吉，追随朱元璋去了。

◇ 桐花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◇ 文史同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